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三十九回 鬧新房靈機生雅謔 裝假髮白首變紅顏

話說王恂前日不能赴怡園之約，因為孫亮功請去商辦喜事，也替他張羅了幾天。定於二月初十日招贅，也不多幾天了。新年李性全寄了幾百兩銀子來與元茂，並寫個稟帖與王文輝，要替他兒子辦喜事。王文輝不耐煩作媒，俱令王恂代勞。李元茂求著了魏聘才，求其代制一切。魏聘才鬧了一個多月，花的，輸的，丟了好些銀錢，竊案又未能破，心上也有些煩悶起來，不得主意。今見李元茂來求他，當日原是他與王文輝為媒，意欲借此到文輝處走動，作個幌子，便答應了，又道：「你去年借我的鐮子，如今也該取還我了，遲一日多一日利錢。」元茂道：「老爹只寄了三百兩銀子來，要辦這件事，只怕還不夠。我又無處借，你再要這帳，就坑死我了。」聘才道：「這話奇了，怎麼說坑你？你去年怎樣講的，說家信一到就還，如今倒問你也不好問了。」元茂道：「你放心，待我過門之後，我就贖還你。」聘才道：「到過門之後，一發沒錢了。」元茂道：「我雖沒錢，他應該有錢。」聘才道：「他是誰？」元茂笑道：「就是內人。非但這一筆，還有好些錢，想出在他身上呢。」聘才笑道：「你內人身上倒會出錢？」元茂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聘才道：「你自講的，要出在他身上。」元茂道：「我不過想他有些陪嫁，嫁了我也就任憑我了，稀罕你那一個鐮子取不出來？」聘才道：「要使老婆身上的錢，也不是個漢子。」元茂道：「那又何妨？又不是當忘八來的錢。」兩人說笑了一回，元茂去了。

聘才明日去拜王文輝，文輝進衙門去了，王恂接待。又同去見了亮功，說了些客套，無非是現在客途，無人照料，一切尚求包涵等語。亮功道：「原是愛親結親，這些煩文，一概刪去。我也不要破費他一錢，一切在我就是了。」即留聘才吃飯。

到了前三日過禮，聘才只得去找元茂，免不得上去見了顏夫人，因有好幾個月不去了，又為去年鬧了事，甚是侷促不安。顏夫人也不問其往事，淡淡問了幾句話。聘才去見了子玉，子玉想起琴言前日的話，心上總有些怪他，也不似從前待他親厚了。

元茂的事是梅進代辦，替他辦了釵環簪鐲、彩緞衣衫，並借了顏夫人的珠冠玉帶、補服朝珠、蟒衣繡裙，共鋪了六盒，紮了亭子，也還像個局面。兩個媒人押了去。孫家收了，回盒不過相稱，也無甚珍異之物。

到了吉期，自有梅宅家人料理，備了兩桌酒，一席送顏夫人，一席待媒人，並請子玉、顏仲清作陪。仲清道：「元兄今夕真個到了群玉山頭了。」王恂道：「一路榮華到白頭。」子玉道：「『猶道燈前相對影，愈揉雙眼愈模糊。』此是近視眼洞房詩，今日可為元兄詠矣。」元茂道：「我說倒是近視眼好，就新人醜些，也看不清楚。」仲清道：「若美的呢，可不孤負了？」元茂笑道：「我這新人想來未必能美。我也有些風聞，只要不像那兩位弟兄的相貌就好了。」到了吉時，都送元茂到了孫宅，孫宅鼓樂迎接。此位姑娘係亮功前室所生，如今這位夫人也不甚鍾愛他，故此一切從簡。女客只有陸氏夫人的嫂子，就是陸宗沅的夫人，帶了小女兒前來。男家早上道過喜了。倒是姬亮軒在那裡假熱鬧，心上想鬧鬧新房，自有兩位廢物招接。

元茂與新娘拜了花燭，送入新房，坐牀撒帳，飲了交杯，復又請新郎上席，坐了華筵。那嗣徽、嗣元陪了一回，王恂、仲清即要移席到新房中暢飲。大家進了新房，仲清道：「今日可以看新人的。」便要走到牀前。牀前本有兩個伴送的老婦人，還有兩個小丫鬟侍立。嗣元恐怕仲清看了他的姐姐，便跑到牀前把帳門把住，口內連說了幾個「看」字，然後掙出「不得」兩字，若得眾人都笑了。王恂扯了仲清過來坐下，嗣元尚不放心，還死緊把住了帳門，眾人不住的暗笑。嗣徽道：「夫婦居室，人之大倫也，外人何得與聞？幸虧兄弟闖於牀，外禦其侮。不然，白雪之白，竟為目所視矣。」子玉聽了大笑。王恂對仲清道：「真所謂『無感我■兮，無使龍也吠。』」仲清也覺微笑。李元茂得意洋洋的喝酒。

姬亮軒與王恂、仲清是見過幾回的了，子玉卻是初見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梅少爺好相貌，比起那孫老徽來，倒似那戲上岑彭、馬武了。」聘才問姬亮軒道：「好幾天不見你東家出來，在家裡作什麼？」亮軒道：「這兩天敝東有點貴恙，不便行動。」聘才道：「什麼貴恙？」亮軒道：「聽得腿上生了癩子，所以不出來。」這一席卻分了三路，子玉、仲清、王恂是一路，孫嗣徽兄弟是一路，聘才、亮軒又是一路，故此不能熱鬧。王恂作人素來和藹，見同席都不能接洽，勉強要和合起來。此刻在新房裡坐位亂坐的，無有推讓。聘才與亮軒坐了一面，仲清與子玉坐了一面，元茂在上首獨坐了一面，王恂與嗣徽坐在下首。

叫嗣元過來，嗣元不肯，拿張凳子坐在牀面前坐著。姬亮軒向子玉笑嘻嘻道：「梅大先生是不常出來，小弟今日還是頭一回識荊。如高興，歇天何不到敝東處來走走，敝東是極好相與的。」子玉不知他的東家是誰，含糊答應。即私問王恂，王恂答以奚□一，子玉便是一腔忿恨，也不理他。亮軒又向元茂道：「舍表妹賢德無雙，李大哥真有福氣，結了這頭好親。我們太親翁不久外放，不是四川夔州府，就是湖南辰州府。李大哥是嬌客，將來同到任上，不要說是帳房，只怕內外一切都要仰仗呢。」仲清聽了好笑，忍不住道：「足下與孫府上怎麼樣的親？」亮軒道：「孫大哥的嫡親舅嫂，是我兩姨中表嫡親表嫂之嫡親表妹，這是新親。敘起老親來，從前已故太太的外祖，是我丈人的丈人。」仲清笑起來，聘才道：「這個青，也只好算個蛋青了。」亮軒道：「雖然是淡親，卻也勝於舉目無親。我聽得有副對子道：『豈有文章驚海內，更無親友在朝中。』」

又道：「亂說，亂說。諸位是滿朝朱紫貴皆親友，我們這兩位舍親是不用說了。李新舍親是明府之子，梅大先生是堂堂學院的少爺，王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公子，顏大先生是侍郎大人之嬌客。就是魏大先生也作過華公府上的上賓，就是少府。都是一班貴客。只有區區小子，是個幕賓，將來總要拜求栽培栽培，攜帶攜帶。」說得個噁心。仲清忍不住問道：「姬先生這樣敘起來，我們都可以算得親戚，只要多轉兩個彎。」亮軒連稱「正是」。子玉微笑。元茂道：「我非但算不得清，而且也聽不清，真是葫蘆牽倒扁豆藤。」聘才笑道：「忙中遇著腿纏筋。」嗣徽道：「親親也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。親親人也，仁者人也。」嗣元聽了乃兄開口，就要駁起來，道：「這話、話、不、不通，你、你說凡有血、血、血氣者，莫不、不、不尊親，都、都、都是你、你的親，我、我、我想就、就、就只有甥、甥、甥蟹沒有、有、血，甲、甲、甲魚還、還有、有血，王、王、王八也是你、你、你親戚、戚了。我就沒有這、這、這許多親。」說罷，呵呵的笑起來，笑得滿屋人皆笑。嗣徽道：

「妄人也，何足與言。」嗣元道：「我、我、我倒不是妄、妄人，你、你、你倒是個亡人，亡人、亡人無以為、為、為寶，仁、仁、仁、仁親以為寶。」眾人聽得更大笑。

仲清道：「我有個笑話也是現成的。海龍王有一天放那些怪物轉生，已放過了好些。末後，巡海夜叉又在泥裡掏出兩個怪物，求龍王放他，龍王看時，一個是王八，一個是蛤蟆。龍王道：『這兩個放他去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教他找個保人來。』王八聽了，即指著旁邊龜丞相道：『他是我本家。』又指著蛇將軍道：『他是我的親戚。』龍王道：『丞相是你本家也就夠了，怎麼又添出個將軍親戚來？』那王八答道：『非但親戚，還算是本家呢。我們王八是不會生兒子的，要請蛇來替生兒子，雖是龜宗，還是蛇種，所以親戚也算得，本家也算得。』海龍王笑道：『你既有這好本家、闊親戚，就放你去罷。』又叫蛤蟆上來問道：『你有本家、親戚沒有呢？』那蛤蟆道：『人人是我本家，個個算我親戚。』龍王怒道：『那裡就有這許多？』蛤蟆道：『我們這一種，是人溺裡帶的餘精生出來的，所以我也像個人樣，不是人人算我本家，個個算我親戚麼？』龍王大驚道：『快些放他去罷，不然他要與我攀親了，不要攀出蛤蟆親戚來。』說得聘才、王恂、子玉幾乎笑倒。嗣徽與亮軒知道是罵他們，因回答不出來，只好忍氣。嗣元見罵了他們，倒反笑起來，道：「好、好個王八親戚，好、好個蛤蟆親、親、親戚。」王恂道：「我也有個笑話。一個妓女是個瞎子，有人去嫖他，他雖看不見，卻分得人的等次來。那一天接了三個客，老鴇問他道：『姑娘，你猜今日三個客是何等樣人？』瞎妓道：『頭一個是秀才，第二個是刑名師爺，第三個是近視眼的阿呆。』老鴇道：『你何以分得出來呢？』瞎妓道：『頭一個上來，斯斯文文把我兩邊的股分開去，又合攏來，既作我的正面，又作我的反面。又聽他說道：此處放輕，此處著重。一深一淺，是個作八股的法子。所以我知道他是秀才。第二個上來，弄了一回，把我細細的看。聽他說道：左太陽有一疤，右乳有指爪傷痕，斜長一

寸二分。停一回又聽他說道：「兩足迸直，兩手放開。這不是辦命案的刑名麼？第三個來得很奇，一上來就把我那話兒看，他那眉毛似刷子一樣，擦得我癢。看看又聞，聞聞又看。我知道他是個近視眼的阿呆。」眾人大笑，連那老婆子、丫頭也笑了。覺得帳子裡一絲半息的微有笑聲，是新娘子也在那裡笑，把個嘴掩緊了。嗣元道：「那、那、那個近視眼倒像李大哥，那個刑名就是姬大哥。」亮軒笑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我看斷非刑名，定是作作。」李元茂道：「我不信眉毛會擦得癢。」子玉笑道：「尊眉也就不輕了。」嗣徽道：「三人中吾學那個作八股的。」聘才道：「我也有個笑話。親兄弟兩個，都是近視眼，然不肯自認近視眼。哥哥常說兄弟的眼光不好，兄弟也笑哥哥目力不佳。他家隔壁有個土地堂，新掛了一塊匾，兩人要試試眼光，去看匾，到底誰看得清楚。這兩人偏又生得矮小，哥哥先叫兄弟蹲下，他踏在他肩上，叫他站起，湊到匾前，細細一看，下來對兄弟道：『我送你上去看。』兄弟也照樣上去看了，即問他哥哥道：『你看的是什麼字？』他哥哥道：

『我看是塊當舖的招牌，想心裡面開了當舖。你看分明寫著土也當舖，是土也可以當舖的意思。我們回去挑兩擔土來當舖。』兄弟笑道：『哥哥看錯了，我看是上他當舖三個字。我們去挑了土來，他又不當舖，不是上他當舖麼？』哥哥聽兄弟說得有理，也就一同回去了。一日兩個又要賭賽眼光，兄弟道：『哥哥，你不要跟我賭，譬如你說我的面貌生的怎樣，我說你的面貌生的怎樣，我們自己不認得自己，說也不信。若嫂子面貌是我記得清楚的，弟婦的面貌，自然哥哥也看得逼真的。如今我們各把老婆的相貌說來怎樣，就見得我們的眼光好與不好。』哥哥聽兄弟說話又在理，便點點頭，心中想他老婆的相貌，覺得模模糊糊說不出來。他兄弟想了半天，也想不出那模樣來，便各跑了進去。他哥走到家中不見他老婆，一找找到磨房內。見他老婆正在那裡簸面，飛了一頭一臉雪白。他哥哥湊近他臉上，仔仔細細看了一遍，即走出來坐了，等兄弟來說給他聽。他兄弟也跑到房中，見關了門，把門一推。他老婆正脫了褲子要下盆子洗澡，見丈夫來，不好意思，要拿個東西遮遮下身。只有個蠅拂子在手邊，便拿來遮了那件東西。他兄弟見了那絲絲縷縷的，著實詫異，便俯著身，細細看了，也即出來。

見他哥哥坐在那裡笑，即問他哥哥道：『什麼好笑？』他哥哥道：『兄弟，笑我眼睛真不如你。我娶親五年，今日才看清。那曉得你嫂子是個天老兒，一頭白髮。』他兄弟也歎了一口氣道：『哥哥，嫂子的白髮，何足為奇。我方才看清你弟婦的陰毛都是白的。』眾人大笑。忽聽得帳子裡新娘罵起來，罵道：「那個混賬忘八在這裡撒村！你媽才是天老呢，你祖奶奶才是天老呢！」話言未了，打出一個東西來，砸破了兩個菜碗，嚇得眾人面面相覷。嗣元見姐姐罵了，即跳起身來，也幫著亂罵。大家無趣，急忙起身走了出來，急急的各散。元茂、嗣徽也難收羅，只得送出，看上車而回。

原來聘才這個笑話，雖係有心打趣李元茂的近視眼，卻不知關礙了新娘。從前就說過是個天老兒，生的一頭白髮，連眉毛、寒毛都是白的，北邊叫作天老，南邊謂之白羊子。更兼性情潑悍，今年已經三□歲了，四遠馳名，無人聘他，故將就送與元茂。元茂如何知道？高高興興的進來，心中想道：「方才聘才的笑話，不過笑我近視眼，他就罵起他來，還把個痰盒打出來。夫妻還沒有作親，他就這樣幫著我，那裡有這種好老婆。」

連忙把僕婦丫頭打發開了，脫了外面的衣裳，掩了門，將蠟花剪的亮亮的，揭開帳子，挑了紅巾，將燈一照，喜得元茂骨軟筋酥。雪白桃花似的一個銀盆臉，烏雲似的一頭黑髮，彎流流翠生生的兩道黑眉，猩猩紅的一張櫻桃小口，粉香油膩，蘭麝襲人。元茂喜得不得了，與他寬衣解帶，那新娘便先鑽入被內去了。元茂也忙忙脫了衣服，挨進了被窩，自有一番舉動，那新娘半推半就的成了一度。

見新娘遞塊帕子與他，元茂想起有什麼元紅的說法，把帕子擦了，摺在枕邊，明日試驗。心中想這滋味真覺有趣，要想句話說說，又找不出來。睡了一睡，又來了一度。一牀被褥都是新綿的，況且是二月初□，天氣已暖，元茂動得一身汗似蒸籠是的，頭上的汗流下不住。下來歇了，忽摸著那塊帕子，他也忘記是方才用過的，便拿來滿臉滿頭一擦。掀開半牀被，透了透熱氣，然後睡著。

絕早新娘已先起來，另在一間房梳頭。元茂起來，擦了臉，穿了衣，悄悄的將那塊帕子揣在懷裡，要去看新人梳頭，已被伴婆拉了出去見泰山，並有些長親等類，耽擱了好一回。新人梳妝已畢，華服豔妝的在房裡低頭坐著。元茂挨近身邊，也掙出幾句話來，新娘唯有含笑不答，也偷看元茂，團頭大臉，除了眉毛眼睛之外，也還生得平正，比自己兩位令弟好看多了，心內也倒歡喜。再看他臉上有些黑氣，隱隱的一條一塊，深的淺的，花花落落，倒像個煤黑子擦臉擦不乾淨的樣子。心上想道：「必是洗臉不用胰子，明日叫他多擦些胰子就好了。」元茂看了一回，得意已極，想道：「從今好了，不用外邊聞鬧了。」又想到那塊帕子，便走到外間無人處，從懷中掏出來，兩手將那帕子扯直一看，不覺呆了。想了一想：「必是拿錯了。」翻身到內，到牀上四角一翻，不見，再到被底、枕底一翻，也沒有。

旁邊一個僕婦問道：「姑爺人找什麼東西？等我來找。」元茂見了有好些丫頭、老婆子在房中，又不好說。只得出來，再到無人處，將那帕子細看，見一條條的漆不像漆，油不像油、黑不像墨，真猜不出是什麼東西。聞一聞有點油香，又有些汗氣，撲嗤的笑了一聲，想道：「怪不得他的乃弟滿口通文，雖他姐姐□裡頭，也有這許多黑水。」既又想道：「決無此理。」又翻轉帕子來細細一看，看到一處在那黑油之外，浸出一點紅色來，似淡胭脂水一般，聞聞沒有氣息。再細細的想了一回，恍然大悟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這一點紅影影的，就是元紅無疑。這些黑的必是昨日人家和我頑，捉弄我，把些黑油塗在我頭上，或是帽子裡。出了汗，我誤將此帕擦了。」便又摺入袖中。進來吃過卯筵，燕爾新婚，自是如兄如弟。

過了幾日，元茂謝媒拜客，聽得王恂、仲清問他的新人怎樣得意，不說別樣，總說的是頭髮。有的說是白絲細髮，有的說是銀絲鶴髮，總不懂什麼意思。人家見他得意，也是詫異。

元茂忽想起聘才挨罵那一回，也是說了白髮、白陰毛，因此新人動氣，便有些疑心。又想：「自己臉上天天沾染些黑油，那塊帕子又是這樣，況且他起得絕早，另在一間房內梳妝，而且要關了門，這是何故？」疑心不決，又不敢問。來到房中，見他歡天喜地，戴滿了珠翠，分明一頭好髮，比漆還亮。要去聞聞他的頭，又被他推開。忽又轉念道：「或者頭髮原是黑的，陰毛倒是白的，故此人家講這些話。」又想道：「就算他有幾根白陰毛，外人那能知道呢？若果如此，那就不好了。」又想道：「這個念頭起不得，等我今晚拔他一根，明日看看，便知分曉。」好容易盼到黃昏，二人睡了。元茂摸了那件寶貝，卻是毛絨絨的一塊草地，卻又不忍拔，恐他疼痛。便又上去胡鬧了一番，下來再把手撫摸，意欲要他自脫下來，於心始安。忽然竟得了一根，心中喜極，兩指捏緊了，探出一隻手來，在褥子底下摸了一張紙，包好了。想來想去，沒有放處，恐他搜著，便摺在辮頂裡。

那孫氏也猜不出他作什麼。元茂費了半夜心，早上又睡著了。孫氏梳好了頭，元茂才起來淨臉時，就牢記著髮頂裡有紙包，急忙帶上帽子，跑到外間，打開一開，卻是漆黑的一根。

元茂歡喜道：「白疑心了幾天，那班刻薄鬼原來是瞎說的。」才放了心。可笑元茂呆到二□分，費了半夜心，得了一毛，誰知還是他自己身上擦下來的，他當他老婆的，就疑心盡釋了。

約過了半月，那一天事當敗露。孫氏梳頭時，覺得身上有些涼，叫丫鬟出去拿件半臂來穿，不料元茂已起來，見丫鬟拿了衣服進那間屋裡去，他就跟了進去，不及關門。只見坐著一個人，身穿件大紅緊身，披著一頭銀絲似的細髮，有三尺餘長，兩道淡金色眉毛。李元茂心中唬了一大跳，當是遇見了鬼，欲要轉身，心中想道：「穿的衣服分明是他，難道真是白人？」急走近時，孫氏也嚇了一跳，遮掩不及，臉都漲得飛紅。李元茂仔細一看，一口氣直沖上來，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該倒運，娶了一個妖精。這是《西遊記》上的不老婆婆。也要嫁人，笑死了，笑死了！」孫氏一聽，又羞又氣，一面哭起來，一面罵道：「我們待你這麼樣，我是千金小姐，留贅你一個白身人，你還不知足，倒嫌我！我就頭髮白了些，那一樣不如你，難道還配不上一個□眼兒？你嫌我，你就休了我！」使起性子，乒乒乓乓，把零碎砸了一地。李元茂在那間咕咕嚕嚕的也罵不完，兩人鬧了一早晨。

原來孫氏那幾天把香油調了燈煤，再和了柿漆。先梳好了，然後將油漆細細的刷上，比人的還光還亮。就是天天要洗一回，不

然就難梳，而且也刷不上去。洗時用皂莢水一桶，用硼砂、明礬洗乾淨，晾得半乾，然後梳挽，也要一個時辰。今日略遲了些，因此敗露。元茂氣哄哄的囁了出去，在魏聘才的處住了兩天。聘才問其所以然，他只得直說了。聘才恍然大悟，遂明白前日的笑話，竟說到板眼裡去了。

孫氏見丈夫兩三天不回，心上急了，稟明了父母。亮功大怒，陸夫人也有了氣，便著人到梅宅上一問，沒有去。又各處找尋，找到了聘才處，找著了。元茂尚不肯回去，聘才力勸，方同了來人回家，猶不肯進房，在書房中同嗣徽說閒話。晚間亮功回來，即說了元茂幾句，陸夫人也責備了元茂一番，然究竟心上有些對不住元茂，半說半勸的叫他進房。元茂也沒奈何，只得進去，心上猶記著那天的模樣，總不能高興。

孫姑娘見他進來，要他先上來陪話，坐著不動。燈光之下，元茂依然看了黑白分明，是個美人，心上便活動了些，只得先說了一句話，孫氏也慢慢的答了一句。元茂垂著頭，閉著眼，想了一回，想得了一個絕妙的主意，跳將起來，對著孫氏嘻嘻的笑。孫氏見他回心轉意，反倒拿腔作勢要收服他，冷冷的不言語，自己對鏡顧影，做作一番。元茂忍不住道：「你何妨對我直講，要瞞我作什麼？我們既成了夫婦，自然拆不開了。我看你天天梳頭要上漆，就費力得緊，而且也不便，天天擦得我一臉黑油，惹人笑話。我如今想了一個好法，又省事，又好看，又油不到我臉上來，不知你要不要？」孫氏聽了，不知他有什麼法子，便問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元茂道：「如小旦上裝，用個網巾一紮，豈不省事？你那一頭銀絲罩在裡面，有誰看得出來？再不然，索性拿他剃掉了，倒也乾淨。」孫氏道：「剃是剃不得，依你戴個網巾罷，恰也便當。我也怕上這些油，明早我就著人去買。」元茂道：「你臉上也要天天拿剃刀刮刮，不然也有些黃寒毛出來。你若刮了寒毛，戴上網巾，倒可以算得絕色美人了。」

孫氏被他說得喜歡，便也笑顏悅色起來，道：「此刻尚早，何不著人去買了，明日就可用了。」元茂道：「買了來，今晚就用，省得又染我一臉。」孫氏叫丫頭出去告訴了管事的，叫他買一個網巾、一個髻子、一個燕尾，速速的辦來。果然不多一刻，即買齊了。孫氏喜歡不盡，即刻熬了一罐皂莢水，把油煤洗刷乾淨，洗了很醜的兩大盆，似染坊中靛青一般。也等不得乾，元茂拿一塊布與他抹了，搵了又搵。

元茂又叫他索性把鬢腳及四圍修去些，便不露出來。孫氏也叫老婆子用剃刀刮去一轉，把眉毛也索性刮掉了，臉上也刮得光光的。把網巾戴上，真髮盤了一圈，加上那假髻子，將簪子別好，紮上燕尾，額上戴上個翠翹，畫了眉，真加了幾分標緻。

晚上看了，竟是個醉楊妃一樣。孫氏叫點了兩枝大蠟，一前一後用兩面鏡子照了，覺得美不可言。元茂看了，也心花大開，走攏來，把他頭上聞了一聞，將臉上擦了兩擦，微有一點油，不像前頭落色了。喜孜孜的支開了丫頭，攜手上牀，同人駕衾，開了一枝夜合花。元茂忽又想起前夜拔毛之事，便問孫氏道：「我聞得天老兒是渾身寒毛都是白的，為什麼你下身的毛倒是黑的？」孫氏道：「也不甚黑。」元茂道：「好人，給我看看。」

孫氏不肯，元茂道：「我還嫌你？如今我都替你這麼樣了，還隱藏作什麼？」孫氏不語。元茂赤身下牀，攜了燭照，把被揭開，孫氏尚要遮掩，元茂見他身上真是雪霜似的，甚為可愛。

看到那妙處，好似騎了一區銀鬃馬，倒應了聘才的笑話，真像一相蠅拂子遮著。元茂忍不住笑了一聲，把他擰了一把。孫氏罵道：「作什麼，你原也是個近視眼，何不也聞聞？」元茂看動了心，放了燈，上牀去了。穢事休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